



一只棕桐编箱的传奇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



在重庆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，有一个工艺精湛的老物件——长方形的棕桐编箱，它是陈独秀走南闯北随身携带之物。这只棕桐编箱随陈独秀到江津后，还有一番离奇的遭遇。

1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已被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。此时，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已先后牺牲，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、高君曼和长女陈玉莹也都因悲伤过度离开了人世。陈独秀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，携带两只棕桐编箱和少许用品，出南京、奔武汉、颠沛长沙，并于1938年8月流浪到了重庆江津。

他先是住在江津县城的郭家公馆，次年年初移居至黄荆街88号延年医院，然后迁到朋友在城外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建的康庄，最后又搬到了城外三十里的施家大院。但是，陈独秀总感觉这儿也并非安身之处。当年5月，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，邀其到杨氏祖屋鹤山坪石墙院居住。陈独秀则以“为杨氏修订家谱、整理杨氏先人遗稿”给予回报。

石墙院是一个典型的巴渝风格农家院落，因四周筑有两丈高的石墙而得名。这里到县城全是崎岖山路，但有长江水路相通，墙院下便是五举沱渡口，乘坐约30分钟下水船即可到达江津城。鹤山坪森林茂密，石墙院静雅别致，陈独秀夫妻住在院内里间左边的两间小偏房里，虽简陋至极，但两人仍营造出小家的氛围，这里成了他们的理想避难所。

2

尽管深居简出，但陈独秀的到来，还是引起了山村的骚动。当地人大多不知这位“下江人”早前的经

历，大家见一些穿长衫戴眼镜、说话斯文的人，常坐轿来拜访他，就猜想这人不简单。穿着整洁的潘兰珍，有时会到石墙院的几个老太太玩麻将，因语言不通，多是败局，但仍时常参与，大家更认为他俩是有来历的。除在家写作，陈独秀早晚也会出来散步，隔三差五还会去附近赶场或去县城。鹤山坪村民办红白喜事时，他常帮忙写对联、记账，逐渐融入了当地村民生活中，就像山里的一个老学究。

1940年8月2日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清晨，陈独秀在潘兰珍陪同下到县城看病，回来时发现家里被盗了。他一边催伙夫报案，一面清点损失，最后发现木柜上的一只棕桐编箱被盗走，内有衣物十来件、朋友杨鹏升所刻“独秀山民”印章一枚，还有《小学识字课本》下篇《合体字》草稿，这是陈独秀在身患重病中辛辛苦苦完成的，是他的心血。

陈独秀非常着急，但警察局却以“只是一桩小案”为由迟迟不予侦办。陈独秀极为生气，马上给当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写信。黄鹏基系北大毕业生，素来敬重陈独秀，怕事情闹大授人以柄，于是下令由双石和麻柳两乡团正组织壮丁，配合警察局侦办此案，并限三天内破案。

3

警员装模作样来到鹤山坪，借口清查到处抄家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
还是两乡的团正有办法，他们将当地几个“惯首”集中起来“拿语言”。三天后，参与盗窃的肖、黄、张、刘四人便告归案。案子破了，箱子和衣物找了回来，但遗憾的是印章和手稿没了踪影。

最后，官方公布的案情是：四人均是双石、麻柳两乡的小贼，认为陈独秀来头大、有钱，于是就进行了几天踩点。次日，四人见陈独秀夫妇出门，便钻进室内，盗走了棕桐编箱。得手后，四人在后山坡打开箱子，见是几件旧衣和印章、书稿

等，不禁大失所望，于是扔了印章、烧掉书册，弃箱而走。后来，还是姓邱的伙夫帮陈独秀捡回了那个空空如也的棕桐编箱。

案虽破了，陈独秀却郁郁不乐。失窃第二天，他给成都的老友杨鹏升写信说：“敝寓昨失窃，窃去衣被等十余样，惟失去兄在武昌为刻阳文‘独秀山民’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，甚为可惜也。”他还在信中附言说：“此间已势不可居，拟九月初赴渝治病，在南岸至多住一个月，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，不知此城中兄有知友否？”由此可看出，陈独秀对石墙院也不乐观，想搬到贵州等地去。但最终，陈独秀还是留在了石墙院，但这次打击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，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突然没了，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？

4

1942年5月27日，风烛残年的陈独秀因急性胃炎与脑溢血突发，医治无效，溘然长逝，享年64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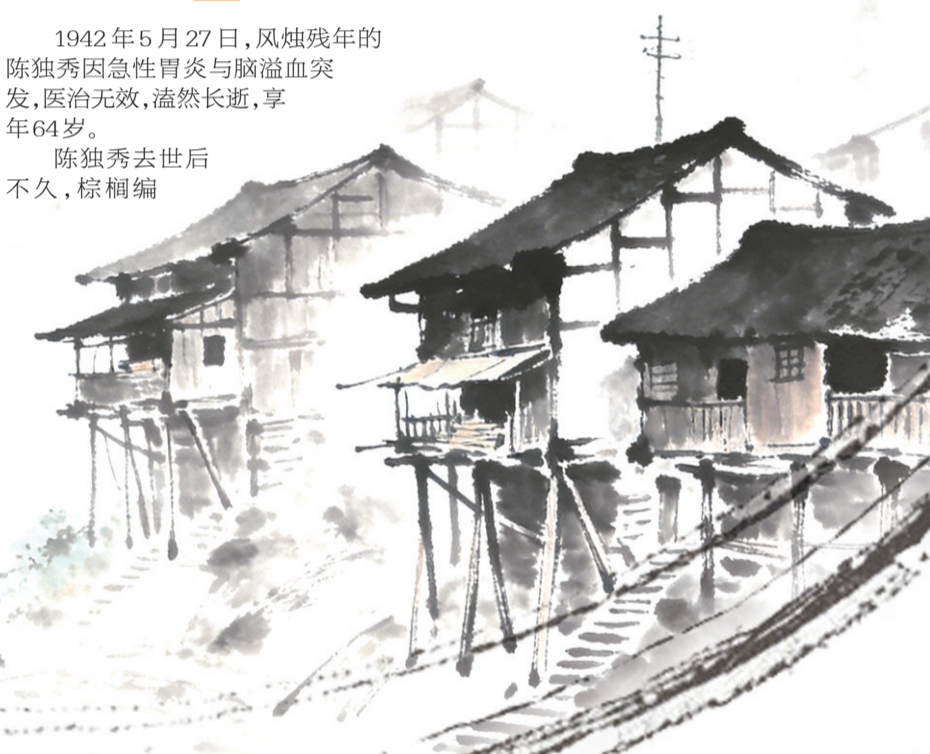
陈独秀去世后不久，棕桐编



陈独秀旧居陈列的棕桐编箱

箱被窃案背后的实情传了出来：原来，陈独秀家被盗，并不是几个乡间小贼所为，而是军统重庆稽查处暗地搞的阴谋。军统见陈独秀天天在室内写写画画，想探其内容，于是秘密指示当地一姓张惯偷，伙同另外三个贼，偷走了陈独秀棕桐编箱。棕桐编箱到手后，他们见无价值，就将书稿点火一烧了事。

陈独秀去世后，在江津国立九中任庶务的三子陈松年保留了其中一只棕桐编箱，1947年返乡时带回了安徽老家。另一只棕桐编箱则赠与杨鲁丞后人，以作纪念。1985年全国文物普查时，杨氏后人捐出了那只棕桐编箱，后来成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藏，并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。



煮一壶岁月，且惜流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艾晓林



前不久，有幸参加了著名作家黄济人先生新书《天风吹我》发布会。分享创作心得时，黄先生讲了一段往事：他在北京应邀参加著名作家张贤亮的聚会，当时张贤亮已身患绝症，席间所言皆与死亡有关。这个故事也写在《天风吹我》里，我反复读了多遍。

这个话题虽然沉重，却是生命必然的终点。万物同此，人自然亦是。

退休第一天，我依旧早早醒来，穿戴整齐，却忽然怔住：今日该往何处去？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当这一天真的来临，仍像突然失了方向。之后很长一段日子，昼乏夜醒，心神飘忽。我向来不爱运动，后来却每天清晨在小区慢走40分钟，顺路买点菜蔬，回家做一顿简单的早餐。上午看看电视，读读写写，倦了便躺沙发小憩；若有故人相邀，便欣然赴约。

最惬意的，还是约上三五知己，择一旅行团，共赴山水之约。

那半年里，我将过去20年写的散文、近5年创作的诗稿，整理修改成册交由出版社，出版了诗集《暖秋》、散文集《最忆明前清茶香》。

日子像溪水般静静淌过。一年后，我写了《闲日浮生即一年》，那是我心境的真实写照：“在这些无拘无束的时间里，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事情，是再惬意不过的了。”

那时，我也没有认真思考“如何学会死亡”。

19岁那年大学毕业，我站在一个偏远农村中学的讲台，成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讲台前，坐着与我年纪相仿，甚至比我还年长的学生。他们眼中的质朴、对知识的渴望、对未来的向往，让我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我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，忽然懂得了“责任”，明白了肩上的重任。

此后41年，无论是在中学执教19个春秋，还是后来在不同的岗位上，“尽责”始终是生命里不变的底色。

这一路步履不停地奔忙，亦觉时光匆匆。忙碌意味着生活节奏快，让我无暇思考死亡。

多年前，我就清醒地知道：退休就意味着人生中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责，已然告了一个段落。

退休后，我渐渐习惯了自主支配时间的生活，习惯在一日三餐、寻常烟火中消磨日常。然而，静处独坐时，仍会感到一丝空落，甚至些许迷茫：难道往后的日子，就要这样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地度过，直至尽头吗？

一念及此，心底竟生出隐隐的惶然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先进》中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告诉我们要活好当下，活出意义，而不必过早忧虑死后的事情。我也始

终认为：生命的意义，在于让生命的每一天，都焕发出自己认为值得的光彩。一个人只有真正活出价值，才能坦然直面死亡。

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母亲今年83岁了。我自16岁考上大学离开家乡，40余年来，陪伴母亲的日子实在不多。前几年，母亲总担心我独居孤单，每年总会来我这里住上数月。去年冬天她不慎摔骨折，为方便照顾，便住到了妹妹家。让母亲安度晚年，是我必须尽好的责任。

女儿已成家立业，人生正值爬坡之时。外孙去年上了小学，如今我每日接送他上学放学，听他一路叽叽喳喳，甚至指手画脚，心里格外柔软。既能帮女儿分担些许，又能看着外孙一天天成长，是平淡日子里最真实的暖意。心中因此充实、欣慰，觉得生活特别有意义、有价值。

我自幼酷爱读书。老家长辈至今仍笑谈我儿时读书的趣事：只要找到能读的，便手不释卷；伙伴玩耍时我在读，灶前烧火时我在读，甚至上茅厕时也捧着一本书读。骨子里，我始终是个读书人，不过是用一支笔，书写自己的人生。如今老花、近视加之记忆不如从前，书读得少了，却仍觉得还有太多该读、该重读的书；文字虽已写下不少，却仍有很多话需要写出来。阅读经典，书写源自灵魂的文字，哪怕只在家人间流传，也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。

还有那么多心向往之的美丽山川，那么多未曾品尝的美味，还有那么多相处愉悦的朋友，更有我深爱和我爱我的人……这人间多么让我深深眷恋。

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，不与添堵的人相交，在悠悠的时光中，让生命自在、愉悦，让人生丰盈而有意义。

纪伯伦曾说：“如果你真正瞻望过死亡的容颜，那么你眼中的生命之杯将盈满琼浆。”唯有以乐观、豁达、仁厚之心，才能看见并感受世界之美，才能享受生活之甘，这才是对生命最真挚的尊重与珍惜。

就像一场盛宴将散，华灯渐黯，曲终人远。仍可邀三五知己，沏一壶清茶，在袅袅茶香中，披一身皎洁月华，静静对坐，慢慢回味。

我依稀希望得见生命的终点，但看见更多的，是阳光、彩霞、霓虹，是一张张温情的笑脸；听见更多的，是鸟鸣婉转，是爱人的细语轻言。

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写道：“生死修短，岂能强求？”这是一种超然的生命态度。但我更喜欢泰戈尔的诗句：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

倘若此时已是人生的深秋，那么，在温柔的夕照里，在渐沉的暮色中，我将淡然且释然地走在这条深秋路上。愿这一程，有鲜花相伴，有笑声相随，有柔风拂面。安静走过，不负岁月，亦无憾归途。